



# 室外鹤鸣今何在

## ——漫谈诗经中的鸟儿之三

◎张海华

“我徂东山，惓惓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。鹤鸣于垤，妇叹于室。……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”（《邶风·东山》）

站在一个观鸟爱好者的角度，《诗经》305篇，这一首是最令我惊讶的。上述诗句的大意是：一个远征3年的男人，终于解甲回家，在细雨濛濛的归途中，他忍不住想象家中的情景：屋外土堆上的白鹤在叫唤，而不知丈夫将至的妻子还在室内叹气。

是的，我没有看错，诗中明白白说：“鹤鸣于垤，妇叹于室。”白鹤就在家外的土堆上！

可叹的是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幕了。当时光阴回到2500多年后的当代中国，白鹤与人类如此亲密共处的场景恐怕是不可能看到了。



“鹤鸣于九皋”中的鹤，图为白鹤，被列为“全球性极度濒危物种”。



“鹤鸣于垤”中的鹤，即东方白鹤。



“鸿雁于飞”中的雁，图为一只豆雁在宁波市区姚江附近一块临时水塘中暂歇。



“维鹈在梁”的鹈，就是鹈鹕，图为卷羽鹈鹕。



大山雀  
的博物旅行

### 一赏白鹤何其难

白鹤在欧洲也有，其外观和分布在东亚地区的东方白鹤很相似，不过它们属于不同的物种。前者生存状况还算不错，但后者却由于湿地严重破坏等原因而处境堪忧，种群数量锐减，目前属于濒危物种，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

《诗经》中所说的鹤，自然是指东方白鹤。这是一种大型涉禽，主要繁殖于俄罗斯远东与中国的东北，越冬于长江中下游的湿地，因此到了秋冬时节，在浙江还是有机会见到它们的。

从诗中可见，在古代中国，东方白鹤还是相当易见的鸟儿。可是，尽管我有着10年的观鸟历史，但深深感觉到，如今想要一睹东方白鹤的芳容，真的殊为不易，因为它们的种群数量实在太少了。

我第一次与东方白鹤失之交臂，是在2008年。那年深秋的一个傍晚，两个杭州朋友在慈溪海边拍到一只白鹤。我获知消息后于次日早晨即与鸟友赶去寻找，但搜寻整日，一无所见。5年后，几乎同样的经历，让我错过了出现在镇海金塘大桥附近的那只白鹤。2014年冬某日，我到慈溪四灶浦水库拍鸟，刚在堤坝上停好车，忽然从车窗里望见几只白鹤在蓝天下飞翔，可惜，等我手忙脚乱下车取出“大炮”，它们已逐渐飞远，我只拍到几个背影。2015年11月，特意赶到丽水景宁，谁知到了那里才知道，那只原本已逗留了两个月的白鹤刚好于两天前飞走了！同年12月，听说杭州余杭区的一块湿地内出现了白头鹤，我连夜赶去，结果，白头鹤没见着，倒意外看到了一只白鹤。但

一则距离远，二则天气雾蒙蒙的，因此还是没有拍好。

以上，就是我与东方白鹤打交道的历史，近乎悲剧。这固然有运气不佳的原因，但总的来说，这种大鸟的罕见程度，也可见一斑。

### 九皋鹤鸣几时间

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。鱼潜在渊，或在于渚。……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（《小雅·鹤鸣》）皋，沼泽地；九皋，言沼泽之多。鹤通常栖息在大型湿地中，且叫声响亮，古代诗人的描述与其习性是相符的。

作为一种意象，鹤在中国古典诗画艺术中频频呈现，并成为卓尔不群、品行高洁的象征。这也证明，鹤类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都不属于特别罕见的鸟类。

但是，试问，现在还有几个人在野外见过鹤、听到过鹤鸣？绝对是微乎其微！在中国有分布的鹤有9种，如白鹤、丹顶鹤、白枕鹤等，多数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因为它们几乎都是濒危乃至极度濒危物种。

2008年11月，我与慈溪鸟友在杭州湾大桥西边的海塘上拍鸟，忽见一只白色大鸟由西向东缓缓飞来。我们起初以为是一只东方白鹤，拍下来一看才知道，这居然是一只比白鹤更珍稀的白鹤！时任浙江野鸟会会长的陈水华博士说，这是近30年来在浙江境内第一次记录到白鹤。

此后几年，除白鹤外，在浙江境内还曾出现过白头鹤与白枕鹤。浙江缺乏大型的湿地，不适合鹤类越冬，因此上述国宝级的鹤对浙江来说，几乎都属于“迷鸟”——也就是说，它们是因天气等原因而在迁徙途中偏离了方向而临时落脚。每次听到省内出现鹤的消息，我几乎都是尽快赶去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扑了个空，因为它通常只在当地逗留数日，很快就继续上路了。而长江中下游的部分适合鹤类越冬的湖泊或沿海湿地，近些年也由于环境恶化，水鸟栖息地面积越来越窄，这直接加剧了鹤的生存危机。

### 望断西楼盼雁字

《诗经》中，有5首诗提到大雁。“雝雝鸣雁，旭日始旦”说的是雁群在清晨鸣叫，“两骖雁行”是说两侧的马儿像雁阵一样整齐，“鸿雁于飞，肃肃其羽”与“鸿飞遵渚”都是描述雁的飞行，而“将翱将翔，弋凫与雁”则是指对大雁的捕猎。

“何处秋风至？萧萧送雁群。”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……在后世的中国古典诗词中，关于大雁的描述更加数不胜数。

秋风起，雁南飞，一会儿一字型，一会儿人字形……我小时候，偶尔仰望天空，也曾见过美丽的雁阵。可近些年迷上拍鸟了，每到秋天常特意搜寻蓝天，却反而很难见到它们了。跟很多朋友说起过这件事，大家都有同感。

还有更多的鸟在现在看来非常珍稀，极难一见，但在古代却可能相当常见。

“维鹈在梁，不濡其翼。……维鹈在梁，不濡其味。”（《曹风·候人》）鹈，就是现在所说的鹈鹕（音同“提壶”），有好几种，在中国分布的主要是卷羽鹈鹕。诗中说，鹈鹕在鱼梁旁，却没有弄湿翅膀与喙，意思是说它没去捕鱼。卷羽鹈鹕是一种大型水鸟，善捕鱼，如今整个东亚种群不到百只，而且它们的警觉性很高，就算见到了也殊难接近。而在两千几百年前，古人却能把它的习性描述得如此准确并写入民歌，由此可推测，在当时鹈鹕的数量还是很多的。

“如鸟斯革，如翬斯飞。”（《小雅·斯干》）翬（音同“辉”）指羽毛靓丽的锦鸡，在诗中是用来形容建筑的华美壮丽；“依依平林，有集维鹈。”（《小雅·车辖》）鹈（音同“交”），指长尾雉，诗中说，看到长尾雉停栖在树上。从鸟类分布地域来看，《诗经》所说的“翬”与“鹈”，应该就是红腹锦鸡与白冠长尾雉，它们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“肃肃鸛羽，集于苞栩。”（《唐风·鸛羽》）这里的“鸛”（音同“保”）就是指大鸛，这是陆地上能飞起来的最重的鸟，目前也是濒危物种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据2016年3月号的《森林与人类》杂志报道，目前大鸛在国内仅存800只左右。说了那么多让人垂头丧气的话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于珍稀鸟类的未来不抱希望了？

我个人的回答是：不！

这些鸟儿的古今（尤其是在最近一两百年间）数量变化如此之大，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，一是栖息地面积锐减，二是人类活动干扰过大。而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条：对于大自然，我们的手伸得太长太长了！

值得庆幸的是，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也是惊人的，很多濒临灭绝的物种只要给予其喘息的机会，它们就有望恢复生机。

所以，如果现在赶紧收手，我们还是有机会挽狂澜于既倒。

还荒野于荒野，这是最简单的办法，或许也是最好的办法。唯一不等人的，就是时间。

## 宁波话趣谈

### “红毛人”系列名称

◎赵淑萍

去年，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评选了“十大宁波中华人物”。其中有一位获特别提名奖的，叫许弘森。他是中华红帮裁缝台湾第四代传人，祖籍宁波奉化，二十岁时，就开始学习红帮裁缝传统手工技艺。“领上风骚，袖里乾坤。红帮裁缝，系连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……”颁奖词中写道。

第一次听到“红帮裁缝”这个称呼时，我想，为什么叫“红帮”呢？难不成像上海“青帮”，也是个帮会？后来才知道，“红帮裁缝”专指做西服的宁波裁缝，发韧于清末民初。

当时把外国人称为“红毛”或“红毛人”。“红毛”旧指荷兰人或葡萄牙人，后来泛指西洋人。为什么叫“红毛”呢，大概因为他们中很多人的头发是红棕色的。也有一种说法，当时外强侵略中国时，穿红色军服，而且帽子上的缨子是红的，就像一撮红毛。清朱琦《朱副将战死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》写道：“红毛叫啸总戎走，峨峨舟山弃不守。”吴趼人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六回中那个旗人经济困窘，自带茶叶去茶馆，却又爱面子，说：“你那（哪）里懂得！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。”

鸦片战争后，同为开埠城市，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，不少外地人到上海寻找发展机会，其中也有不少宁波人。宁波奉化一带的裁缝师傅到了上海，在服装界最先站住了脚。他们和外国人及上层社会人士接触较多，为他们裁制西服、大衣，逐渐形成门派，就是“红帮裁缝”。

在中国服装史上，“红帮裁缝”创立了五个第一：中国第一套西装，第一套中山装，第一部西服专著（作者顾天云），第一家西服店，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。当然，宁波裁缝还有“白帮”和“本帮”，“白帮”专做女服，“本帮”则做国服。

因为把西洋人叫“红毛”，有些宁波老话就很好理解了。比如，洋芋芋叫“红毛芋芋”。还有一句老话“红毛瓶里光外滑”，比喻赤贫，里外精光。红毛瓶就是玻璃瓶，是来自西洋的。还有水泥，叫洋灰，又叫“红毛灰”。

“红毛人”在宁波话中还指一种小孩的玩具。“70后”大都看见过。那是一种大小如火柴盒，印着小说戏曲人物图案的硬纸片，也叫“花绿纸”。这种纸片，常常放置在香烟盒内，用来促销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封神榜》……图片的内容，几乎把古典名著都包了。据说，用画片推销香烟的方法，最早是上世纪初从英、美、德、日等国传入的，当时的老百姓称之为“洋画片”或“红毛人”，因为画片上有许多外国人的头像。我们小时候玩“打花绿纸”的游戏，由一人把一张硬纸片平放在地上，让另一个人用硬纸片抛打，将对方的硬纸片打翻了身，或者将自己的硬纸片打进对方的那张下面，就算赢了。在宁波，这种游戏又叫作“打红毛人”。那时候，有不少喜欢画画的孩子还专门收集这种硬纸片，带回家描摹仿制。宁波画家黄志荣家里还收藏着2460多张“红毛人”呢，他说自己的绘画启蒙就是从香烟牌子开始的。